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皖南花鼓戲

(第五集)

要 目

藍絲帶	打紅梅
-----	-----

荒年記	平頂山
-----	-----

店家會	下揚州
-----	-----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皖南花鼓戏五集目次

藍絲帶.....	(1)
打紅梅.....	(34)
荒年記.....	(65)
平頂山.....	(101)
店家會.....	(157)
藍橋會.....	(195)
下揚州.....	(213)

藍 絲 帶

蔡秀云口述本

前 記

清乾隆皇帝出京訪賢，路過高山，遇虎，為周天保所救。后乾隆皇帝避雨至茅棚，收周妻陳月英為義女，贈以藍絲帶，為日後相認之凭。周天保因賣柴被辱，一怒打死黃太師之子黃天保，問成死罪。陳探監后上京認父，途中又兩次遇害，都為神人所救，最後到了京城，找到干父，救了丈夫，夫妻得到封職。

人物：

乾隆皇帝	(簡稱皇)	黃官保	(簡稱保)
太 監	(簡稱太)	沈不清	(簡稱清)
何 崐	(簡稱何)	賣老鼠葯的	(簡稱葯)
韓 龍	(簡稱龍)	刀斧手	(簡稱刀)
韓 虎	(簡稱虎)	門子四人	(簡稱門)
韓 妹	(簡稱妹)	众嘍囉	(簡稱嘍)
周天保	(簡稱周)	老 虎	(簡稱虎)
陳月英	(簡稱陳)	走馬天使	(簡稱馬)
店 家	(簡稱店)	內 侍	(簡稱侍)
祝月英	(簡稱英)	解 差	(簡稱解)
觀音老母	(簡稱觀)	禁 子	(簡稱禁)
黃太師	(簡稱師)		

(何胤上)

何：(引)君起早，臣起早，来到朝房天未晓。

(白)今日早朝，我主登殿，香烟缥缈，圣驾临朝。(太监、乾隆上)

太：(白)啊！——

皇：(引)凤阁龙楼，万古千秋。

何：(白)参见吾皇万岁！

皇：(白)爱卿平身，

何：(白)谢万岁！

皇：(诗)太阳一出照殊杪，孤是天下第一家，玉石狮子千百对，百官保孤坐中华。

(白)孤，大清乾隆在位。昨日三更打睡龙床，偶得一兆，斗大红珠滚上京都。醒来满身是汗，遍体生津。何老丞相，是何吉兆？

何：(白)待臣圆解。启奏我主万岁，乃是大吉之兆！

皇：(白)何为大吉之兆？

何：(白)启奏我主万岁：斗大红珠，好比是个夜明珠，他乃是一武将，不能出现，方到万岁面前托兆。我主夜兆贤臣，可以出外访贤，不得贤臣，必得良将。

皇：(白)可要人保驾？

何：(白)不用保驾，你一人去访，大胆前去。

皇：(白)孤，坐在金殿，思想梦中，好不闷煞孤皇也！

(唱“淘腔”)为孤的坐江山年长月久，取帝号名乾隆驾坐龙楼。

昨夜晚在龙床一兆得见，只梦到斗大的红珠上京都。清早起何老丞相把梦圆就，他奏到访贤臣带玩苏州。叫内侍把便衣调换，(换衣介)叫一声文武臣细听从头：黄金印交与国太母后，江山事所托你们文武诸侯，一不要那文臣前面带路，二不要武诸侯随我闲游，我只要槽头上黑驷助手，独一人访贤臣带玩苏州。何老丞相下朝来带过走兽，等只等下八月望孤

回头。(下)

何：(唱)我只见我主爷出了北京，到叫老臣挂在心。叫人来与我两廊退下，等只等下八月接駕回程。(下)(周天保上)

周：(引)思想爹爹冤枉死，时时刻刻恨在心。

(詩)时不济来运不通，好似明珠埋土中，有朝一日春雷动，足踏青云上九重。

(白)我乃周天保。我爹爹周克士在朝为官，朝中有一奸臣名叫吳开志，跟我父作对，参奏一本，說我爹爹有謀朝篡位之意，昏王准奸賊本章，将我父斬首午門，奸賊二次奏本，帶定人馬捉拿我全家，多亏亲朋送了一信，是我夫妻二人半夜三更逃出皇城，逃在梭陀嶺，割草搭棚，打樵度生。今日天气晴和，有心去到高山，打樵一担，大衙发卖，买米充飢。陈氏快来！(陈月英上)

陈：(引)我夫一声叫，上前問分明。

(白)见过我夫，有什么話商議？

周：(白)我妻打坐茅棚，听为夫一言道來！

(唱)我的妻不知情茅屋坐定，为夫的言共語細听分明：今日里我有心高山把柴打，卖柴买米苦度生。脫长衣拿扁担走出門庭，……(揣斧，脫衣、背扁担出門)打柴买米回家門。(下)

陈：(唱)一见我夫出門庭，怎不由陈氏挂在心。我与他本是官家之后，落到挑柴卖草人。望不见我的夫茅屋走进，日落西山黄昏后望夫回程。(下)(皇上)

皇：(唱)孤王打驛离北京，一路之上訪賢臣。尉迟敬德訪白袍将，文王訪的姜太公。催动毛驢望前进，只见前面一山林。大着胆我只把高山走进！——(“捺子”)(死板)只见猛虎下山林！(猛虎下山攆皇过场)(下)(周天保上，周正在打柴，听见人喊)

周：(白)前面有人喊叫，待我登高一望！(登高看)(猛虎攆皇，又过场)(周跳下向高山一望)且慢，前面走一老丈，后面一猛虎

追赶与他，我不免上前搭救与他！（皇在前，虎在后，追上，周上前，打跑猛虎介）老丈請轉！

皇：（白）多蒙壯士搭救我的性命！喊我作甚？

周：（白）你这一老丈，好生无理！我搭救你的性命，难道你名姓无有嗎？

皇：（白）老汉姓赵，壮士高姓大名？

周：（白）姓周名天保。（因周系皇犯，自觉不应道真名实姓，急速跑下）

皇：（白）这位壮士，表过名姓，抽身就走，内中必有緣故？

（唱“淘腔”中板）不辞就去解不明。催动毛驴望前走，又只见西南角忽起云头，有风暴和雨势二下争斗，有雷公和闪电紧在后面，朝前望无有招商店口，往后望又无有歇宿村庄。有孤王催能行忙往前进，又得见半山坡现出茅廬。茅棚外下毛驴不往前走（下馬）（“撩子”）等只等大雨过再赶路途。（陈上）

陈：（唱）老天爷降风雨人难赶路，隔住了打樵夫不能回头。又听得茅棚外有人咳嗽，想必是打樵夫轉回茅廬。上前来开茅棚二目覷定，又只见老先生站在茅廬。头带的方巾帽被水湿透，身穿着海棠青水往下流，五绺须繞胸膛福相到有，耳墜肩亞賽王侯。問先生你为何停驴不走？（送板）

皇：（唱）老天爷下大雨迷失了路途，（送板）

陈：（唱）老先生要躲雨把茅棚行走，（送板）

皇：（唱）怎奈是我是男大姐是女流，（送板）

陈：（唱）老先生你年长小女子年幼，只当是父女輩諒来无憂。（送板）

皇：（唱）这娘行說此言志量到有，她要是男子汉必坐王侯。既如此叫大姐前面帶路，（送板）

陈：（唱）老先生随小女走进茅廬。（走“里荷花”，二人同进）茅棚里有草墩先生坐定，貧穷女到廚房去把茶兜，貧穷人去倒茶茶不湊手，轉面来望先生細問从头。問先生江湖上那条行路？

(送板)

皇：(唱)卖的是大红缎各色藕绸。(送板)

陈：(唱)问先生这些货你身旁可有？(送板)

皇：(唱)前三月货卖完带把腿收。(送板)

陈：(唱)问先生可用过午饭茶酒？(送板)

皇：(唱)问大姐那前面可有店头。(送板)

陈：(唱)有只见老先生未用茶酒，只是我贫穷女错把客留，有钱人来了客先茶后酒，贫穷人来了客麦仁羹粥。只一碗麦米饭端不出手，(端饭上)老先生用麦米充饥下喉。

皇：(唱)有孤皇接过了麦米在手，这一股麦胶气冲下咽喉。在朝中饮的是羊羔美酒，这一碗麦米饭怎样下喉。早知道众百姓有这样苦楚，苏州府免银粮三年不收。麦米饭我不用土台放就，她要是玲瓏女必知情由。

陈：(唱)老先生饭不用土台放就，到叫我贫穷女愁上加愁。天保夫打柴高山行走，检一窝野鸡蛋带回茅庐。野鸡蛋放至在鸡窝孵就，孵过了三几天还未出头。手拿鸡蛋厨房行走，来至在厨房内办点心。鸡蛋打在油锅内，一股香气往上升，左手拿个粗磁碗，毛竹筷子拿两根。鸡蛋盛在碗心内，老先生用蛋汤少盐无油。

皇：(唱)有孤王接住了一碗蛋汤，外面白来内是黄。在朝圆梦先生对我来讲，访贤有凤凰汤，分开了龙须蛋汤饮上，叫娘行接过盏我有话讲。(接碗)转面来我只把娘行动问，老汉言来听分明，听声音不象此地人一样，好象是那乡的逃难女佳人，你把你真名实姓对我讲定，我上去下来好谢情。

陈：(唱)(叹板)唉！……先生！老先生问名姓我珠泪滚滚，(重板)细听我避难人表说家门：家住北京顺天府皇城有家门，公爹名叫周克士，四品黄堂管万民。有个奸贼名叫胡开志，是我公爹对头人，万岁台前奏一本，他说我公爹起歹心，万岁准了

奸賊本，老公爹斬首午朝門，斬殺公爹不算數。還拿我周家一滿門。多亏亲朋送一信，半夜三更逃出皇城，一逃逃到稜陀嶺，割草搭棚才安身，我丈夫生得愚蠢得很，斗米斤肉当点心，三十斤扁担四十斤斧，打柴买米过光阴。丈夫名叫周天保，小女不敢称月英，这是我貧女把实话講定，說将出来见笑先生。

皇：（唱中板）查起名来問起姓，他是周家后代根。我只說周家絕了后，誰知他还有后代根。大不該准了奸賊本，午朝門錯斬周愛卿，今日打駱梭陀嶺，拳打猛虎一將軍，孤皇上前問他的名姓，姓周天保是他的名，我朝中若有这員將，孤皇江山鉄打成。我有心将他收回朝去，我和他无有瓜葛亲。轉过身我只把大姐叫，叫声聰明陈月英，老汉今年五十岁正，膝下有子缺千金，有心叫大姐寄拜我，不知姑娘行不行？

陈：（唱）老先生出此言錯把話論，休怪我貧穷人短你的聰明，你是外面綢緞客，我是茅棚貧穷人，我有心上前寄拜你，豈不是低弱了你老先生。

皇：（唱）講什么富來說什么窮，天子脚下有貧人。今天茅棚寄拜我，只受榮華不受貧。

陈：（唱）只見先生不嫌我貧，不由月英喜在心。月英茅棚偷眼看，天平飽滿是貴人。走上前来双膝跪定，改口就把干父称，自从今天寄拜你，只当你亲生女沒当外人。

皇：（唱）好一个有福陈月英，繼拜孤皇成干亲，自从今天寄拜我，把什么做个见面情？手插袋里摸一把，摸出絲藍帶一根，絲藍帶改叫藍絲帶，把得干女沒嫌輕，口說是一根藍絲帶，要值十万雪花銀。无事沒要把絲帶現，怕你的祖先不安宁。等只等天保回来了，手拿絲帶到京城，再与干女把話論。风吹云散赶路程，辞別干女把駱順。

陈：（接唱）拦住干父慢稍停，开言只把干父問，問声干父高姓大名。

皇：（唱）好一个大胆陈月英，敢問孤皇姓和名，我本當真心話對她講，走了机关了不成！我看我儿玲瓏得很，打几个鼓儿且精明：“高山点灯明在外，海里栽花根又深，家住北京順天府，紫京城里有家門，乾隆皇帝隔壁住，三宮六院是內亲，十八个學士拜个把，干父老大頭一名。普天下十三省放了賬，个个省里安得有保人，只等八月秋收后，为父不討送上門。”你問为父名和姓，百家姓上頭一名，外号就叫赵胡子，取名就叫赵大清。等只等你天保夫回来了，手拿絲帶到北京。你二人着跪午朝外，大喊三声赵大清，口口就叫赵胡子，三岁玩童也知情，倘是有人來盤問你，你又要大胆又要小心，若是找到老千父，只受榮華不受貧，大小生意跟你找一个做，比你打樵勝十分。正与干女把話講，風吹路干趕路程。叫干女出茅蓬把驢帶定，（陈帶驢）到后来才知道我綢緞客人。（皇下）

陈：（唱）我只見賢干父走出門庭，句句打的鼓儿灯，外面謠言大的很，人讲到乾隆爷出了北京。若是乾隆爷来到此，公爹的冤仇报得成，望不见干父茅蓬走进，天保夫回来了对他說明。（下）
（黃官保上）

保：（引）悶坐學堂，攻讀文章。

（詩）天子重英豪，蚊蟲咬耳朵，世界皆不平，唯有讀書勞。

（白）我，黃官保，每坐學堂，悶悶不樂，不知那里好玩？那里好耍？小子們走起！（四門子上）

門：（白）相公一聲叫，上前問根苗。見過相公有禮！

保：（白）不要多禮，站過兩旁。

門：（白）把我弟兄喚出，那旁釘筒？

保：（白）咳，那旁使用。

門：（白）會用的用，不會用的就給我們一沖。

保：（白）總是使用。我在學堂悶悶不樂，不知那里好玩、好耍？

門：（白）只有大街好玩好耍，婊子院裡打打“茶圍”最開心。

保：（白）怎麼的呀！婊子院裡好玩，我打打茶圍開心。把我個畫眉籠子給我提到！（出門）我出得門來，還有四句詩句：威風凜凜上大街！家員小子兩邊排。

門：（白）三棍二棍來打死，門板扛子抬回來。

保：（白）呸！不會說話，威威武武轉回來。小子帶路！

（唱中板）大相公在學堂心中惱悶，一心心到大街游玩散心。來至在大街上二目觀看，做生意買賣許多人，賣的扯着買的手，想必買賣不公平。小子們帶路院房進。婊子院裡散散心。

（下）（周上）

周：（唱中板）剛才問下過了大雨一陣，隔住我不能上山林；迈開大步高山上，打一担干柴轉回程。（刹板）

（白）待我打柴一担，（做介）柴火打好，大街一走，（鑼鼓牌子）

（在街上息氣）（保上）

保：（唱）歪帶帽子斜穿衣，畫眉籠子手里提。大相公出得烟花院，有几个好花姑娘將我配。有一个唱的四州調，有一个唱的新姐妹，小子們帶路回家去，小子不走是何道理。（刹板）

（白）小子為何不走？

門：（白）樵夫擋道。

保：（白）你叫他挑過去！

門：（白）喂！我的少爺叫你註開些。

周：（白）你說話好無道理，大路朝天各走半边，皇上御街，每人一半，偏偏不註。

保：（白）不錯，咳！他是有事的人我們閑玩，我不免灣了走罷。

門：（白）歇到你的吧！你的爸爸老子是當朝太師，你是大少爺，你註了他的路，不是失了志氣，你不便叫他註開些，他要是不註，你點過火把燒了他。

保：（白）我怕那個事情不能做吧？

門：（白）要什麼緊，搞出事來有我們。

保：（白）搞得的，你們註開些。（對周）你這個賣買的！

周：（白）（大生氣）你講什麼？（聲音大，保吓得回頭）

保：（白）回去，走，走，走。打炸雷，要下雨，叫你太太收衣裳！

門：（白）不是的，是這個賣柴的說話。

保：（白）他說話那有這樣大嗓子？

門：（白）他的個子大，音也大。你叫他註路！

保：（白）喂，你要註路到罷，你要不註路，把你柴火燒了它。

周：（白）我不註路，你把我怎麼樣？

保：（白）鐵匠死了不閉眼，想必是欠鎚。

周：（白）听你口內之言要打？請打！（隨便用手一推，保即向後直退）

保：（白）咳，小子們，你們不能打，他帶的有鐵尺。

門：（白）不是的，手膀子，你一個打，打不贏，我們幫忙。

保：（白）打得嗎？我們就打。（打了二個過場）（保下，周追二個過場）

（保帶門子上）（他抓到自己的衣服自打自）打，咳打！

門：（白）打么？你打他，怎麼打自己人？

保：（白）我打他，打死了怎麼搞？

門：（白）打死了上我們的賬。（下）（周上）

周：（白）且慢，黃官保與我爭鬥，註他一手，不追赶前來到也罷，
要追赶前來，我就是一扁担，將他刺死。（保上，打了三個
過場，將官保刺死介）（周下）（門子上）

門：（白）（保屍在地將四門子絆倒）啊！大少爷要睡覺到家里去睡，為什麼睡在街心里。（發覺已死）咳，不好！胸口刺了老大的
一個洞，把屍首搭下，稟報太師知道！（拾屍首下）（黃太師
急上）

師：（引）眼跳心惊，坐立不寧。（上位）（門子上）

門：（白）回稟太師，大事不好！

師：（白）何等惊慌？

門：(白)樵柴漢子，一扁担將少爺刺死！

師：(白)將屍首搭上來。(四門子抬屍上堂介)(師哭)

(唱“搖板”)一見我兒喪了命，好似狼牙箭穿胸！

(白)將屍首搭下去，小子們，是何人將我兒官保刺死。

門：(白)就是那賣柴之人。

師：(白)將四門緊閉，把打柴漢子抓來見我，(下)

門：(白)伙計們的，這個家伙，我們拿不住的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我們先上去說好話，把他哄得來。(下)(周上)

周：(白)且慢！此時我刺死黃官保，不逃生，在此地等死不成。咳！

好漢做事好漢當，豈肯連累眾街坊，我在此等候了。(門上)

門：(白)呵呵，你這位好漢。

周：(白)你到此做甚？想必你來拿我可是？

門：(白)噯喲！我們還敢拿你，我太師爺說，我們少爺，性情不好，行兇霸道，欺騙人家，死的不虧，我太師爺差我們四人來請你老人家，還要重謝与你。

周：(白)不要多講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！豈肯連累眾兒郎，可帶有刑？當面上刑。

門：(白)啊喲！你老人家太耿直了，要上刑，難為情。

周：(白)不要多講，我自己伸手去綁。(上刑介)走！(五人同下)(師大擺上)

師：(白)小子去拿案，未見轉回還。(四人帶周上)

門：(白)見過太師！

師：(白)可曾逮到？

門：(白)逮到。

師：(白)帶上來！大膽賣柴之人，姓甚名誰？

周：(白)姓周名天保！

師：(“叫頭”)天保啊！……噯啊……天保，我的兒！我兒官保与你何冤何恨？將我兒刺死！

周：（“叫头”）太师啊！……噯呵！……太师，是小人卖柴，歇在街头，是你少爷带同小子街上游玩，他叫我让开他的路途，是我让不及，大少爷责骂与我，还要与我争打，是小人失手，一扁担将他刺死。

师：（“叫头”）天保！……噯咳！……天保！打死我儿不大紧要，你抬头一看，老夫白发苍苍，噯咳！……绝了万代宗嗣，呀呀吓！难道罢了不成！我不免修动书信，将他送到上元县，叫他照律条而办。待我修书便了。（牌子）人来，当堂上刑，将他带下去！（解差二门子带周）（喊板）官保！我儿！唉！我儿哟。……（大摆下）（沈不清带门子上）

清：（引）做官好、做官妙，做官头戴乌纱帽，问我的官儿那儿来，糊里糊涂不知道。

门：（站堂威）呜啊！威呜！啊威！

清：（白）不要煨，煨烂了挑不上筷子！

门：（白）乃是站威之“威”。

清：（白）什么的？是站威之威，你把我威上床。

门：（白）不是的，威上堂。

清：（白）什么的？威上堂！多威几威，威威！沈不清上堂咧！
（诗）做官做了二三年，未见百姓半个钱。

门：（白）那是清官！

清：（白）遇到铁匠来告状，落了三把烂毛镰。

门：（白）脏官！

清：（白）贪脏也不差。我的“肉”囉！

门：（白）唉！“人”囉

清：（白）啊！人。为何没得人来打“垮”司。

门：（白）唉打官司。

清：（白）啊！打官司，为何没得来打官司呢？

门：（白）你没有放告，

清：（白）什么事？叫老爷跟人家“挑稻”呀！

門：（白）放告。

清：（白）没有放告，来，将那个放告牌悬挂。（門挂牌介）（周，二解同上，）

解：（白）門上那位在？

門：（白）那里来的？

解：（白）下书人求见。

門：（白）少站。有稟老爷，下书求见。

清：（白）传：叫他自进。

門：（白）传，叫你自进，小心了！（解，上堂）

清：（白）可有书信呈上？

解：（白）有书，老爷请看。

清：（白）回书不及，照书行事，下去。（解下）原来是太师爷有书到来，待我拆书一看，周天保打死黄官保，你看这个事情怎生得了。来！带天保！（保上介）

周：（白）见过老爷。

清：（白）混蛋，见了本县为何不下跪？

門：（白）老爷，他跪下了。

清：（白）噯哟！跪下了，还高我一“球”。

門：（白）不是噯，一头。

清：（白）人来，可有刑，将大刑松掉。天保，我来问你，你为何将黄官保打死，是何道理？

周：（白）回稟老爷，小人失手将他打死。

清：（白）放他回去，放他回去。

門：（白）唉，你怎么要放他回去？

清：（白）他又不是故意的将他打死的，他乃是失手将他打死的，还有个什么罪过，不放他回去？

門：（白）老爷，太师爷的儿子，打死不定罪，可不是好惹的。

清：（白）好罢，周天保，行兇霸道，亲手打死黃官保，定下死罪，歇三日行文往上，看省里怎样发落。有传禁子上堂！

門：（白）禁子上堂。（禁子上）

禁：（引）禁子，禁子，生得傲傲的性子，就是我的老子，我也要几两銀子。

（白）见过老爷，那方差遣？

清：（白）将周天保用刑收监！

禁：（白）天保，大刑到。

周：（白）不好了

（唱“搖板”）大堂之上上了刑，叫我插翅也难逃，禁大哥带路监牢到，不知何日出监牢。（下）

清：（白）人来！有事！无事？

門：（白）衙前无事。

清：（白）退堂。（門同下）（禁上）

禁：（唸）禁子头，禁子头，十人见了九人愁，有錢的是朋友，无錢的是对头。

（白）只有周天保下到我这个监牢，半个錢却未搞到，我不免叫他出来，要沒得錢的話，我上他的私鑄子，天保快来。（周上）

周：（唱“搖板”）有听得禁大爷喊叫一声，吓得天保胆顫惊，上前来我只把禁大爷問，想必是禁大爷又要加刑。

（白）禁大爷，莫非又要加刑了嗎？

禁：（白）看你那个样子，还能加刑，你进得我监牢連规矩錢都未把，今天还我的规矩吧！

周：（白）（“叫头”）禁大哥呀，禁大爷！我家里貧寒，那来的銀錢把你，万般无奈，我落得跪……跪下了！

禁：（白）噯呀！这遇到个打賴皮官司的，我是鉄打的糍粑心，被他这一跪，把我的心跪軟了。起来，起来，我来問你，难道你家里沒得人，只有你一个人？你住那里？要有人我与送你上一

个信，叫他来看看你。

周：（白）家住梭陀嶺，有一妻子名叫陈月英，我打死人命，未曾归家，动請大哥給我送上一信，叫我陈氏来看看我，不忘你大恩大德。

禁：（白）好罢，你进去吧！我跟你跑个路吧，（周下）（对内）喂！大爷們！你們好好的照顧犯人，我跟人家跑个信。（内白：“要早去早回”）是哩！（出）

（唱中板）我在监牢动了身，做个跑路送信人。正行走来用目看，梭陀嶺不觉面前存。来到門外一声請，有把大嫂請一声。

（白）咳，大嫂！（陈上）

陈：（白）外面高声語，出門看分明。

禁：（白）咳！大嫂。

陈：（白）你是那里来的。

禁：（白）我乃禁子，你可是陈大嫂？

陈：（白）正是，到此作甚？

禁：（白）大嫂，你的大事不好！茲有你丈夫周天保大街卖柴刺死黃官保，押在上元县，冬至午时开刀处斬。

陈：（白）不好！

（唱“倒板”）听此言不由人昏迷不醒，（“搖板”）好一似冰水淋头怀抱冰。开言只把禁大哥問，快生巧計搭救夫身。

禁：（白）事到如今，你不免办同茶飯去到监牢，夫妻相会，也可表表你夫妻的恩情。

陈：（白）等候了，

（唱中板）將身且把廚房进，殘茶現飯手中領，禁大哥帶路出門庭，不知那廂是上元县衙門。

禁：（唱）陈氏不必將我問，那前面就是上元县衙門。

陈：（唱）禁大哥帶路往前走。

禁：（唱）二人来到监牢門。

(白)少站一时，待我把他叫来你夫妻相会。(周上)

周：(唱“摇板”)禁大爷我家去送信，天过午时未回程，站在监牢用目看，那边禁大爷转回程。

(白)禁大爷，我那陈氏妻可曾到此？

禁：(白)现在监外。

陈：(白)可容我夫妻相会。

禁：(白)那有不会之理！陈大嫂，进得监牢，夫妻相会，你要低声了。(二人相会同哭)

周：(同唱“摇板”)只说夫妻不能会，谁知今日又相逢。

禁：(白)不要啼哭了，你带的有残茶残饭把他吃了罢。有什么话少讲两句，我还发了鴉片烟瘾了。(下)(周、陈同座介)

陈：(白)大街卖柴你为何将人打死？

周：(白)我妻那曾知道，卖柴去到大街，遇有黄官保游玩，我柴挡住他的去路，他辱骂与我，并叫家院小子与我争斗。是我有气，一扁担将他刺死，这有黄太师将我送到上元县定下死罪，妻呀！你可有什么巧计搭救与我。

陈：(白)夫呀！是那日你打柴去到高山，来了一个绸缎客人，在我茅棚避雨，说来说去他叫我寄拜与他，如同亲生之女，还有蓝丝带为证，我夫请看。

周：(白)拿来我看。

(唸)大清乾隆在位，妻呀，到也好了，我有救了！

陈：(白)怎样有救？

周：(白)他是乾隆皇帝，来到我的茅棚，你未免拿着丝带上京，找了我乾父，你要是找到他修动文书来到上元县，将我发放，那我二人能有大大的好处了。(禁上)

禁：(白)你们放快一点，老爷在监，我犯罪不起。

陈：(白)禁大爷，我夫在监牢要你照看，我回得娘家多借银子把你二人使用。